

进士与退士

陈世旭

中国古代，国家通过征辟任命官员，只有有士资格的人才能获得被征辟的机会。进士，就是指一个人通过了国家的统一考试，获得士的地位，进入士阶层，有机会被征辟、有资格做官了。从隋朝第一次科考开始，到1905年废除科举，近一千三百年的时间，进士都是国家机器的主角。进士是所有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此之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作家自不例外，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七回说到，古代许多著名作家都是进士出身。

我读书很少，却偶然看到一个以“退士”自号的，即《唐诗三百首》的编选者“蘅塘退士”。

蘅塘退士本名孙洙，因为自幼家贫，为考取功名吃了颇多苦头，传说他寒冬腊月读书，常握一木，因为依五行之说，木能生火故寒，到四十岁才中进士。然而，他的仕途似乎不怎么顺利，尽管为官清廉，每次离任，当地民众都扶轭哭泣，仍曾遭人构陷革职。告老还乡时两袖清风，“囊橐萧然”。他敏而好学，能诗善文，书似欧阳询，诗宗杜工部，有《蘅塘漫稿》《排闷录》《异闻录》等著作传世。《唐诗三百首》是他在任期间由才女夫人协助经过多年精挑细选、分类甄选编出的。署名“蘅塘退士”颇耐人寻味。其深谙官场、不恋仕途，似乎可由这个“退”字，见到端倪。

多年来，笔者走南闯北，在许多古代遗存的私家园林，见到不少“退思亭”、“退思楼”、“退思园”之类，大抵是一些失去权力的老官僚自命清高、自我标榜，却不过是吟风弄月、颐养天年的去处。像孙洙这样的“退士”并不多见。

《唐诗三百首》有感于当时通行的《千家诗》选诗标准不严，体裁不备，体例不一，“工拙莫辨”，以既好又易诵为选诗标准，以体裁为经、时间为纬，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编辑一部唐诗选集取而代之。由于所选作品体裁完备，风格各异，富有代表性，又通俗易懂、老少咸宜、雅俗共赏，刊行后广为流传，以其务实的编法、适中的篇幅、精美的趣味，成为中国文化的模范读本，很大程度影响了中国诗歌选编乃至中国人的心理构成。在众多唐诗选本中始终以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成为风行海内，屡印不止的最经典选本。孙洙之后，各种唐诗选本层出不穷，但影响过《唐诗三百首》者，未曾有闻。至今尚存的三百余种唐诗选本中，最为流行而家喻户晓的，还是《唐诗三百首》。不敢断定是不是“几至家置一编”，但有《唐诗三百首》的中国人家肯定不在少数。

蘅塘退士的“退”，不是消极，不是装腔作势的超然，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让我想起一个唐朝和尚的诗：
手把青秧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心地清净方为道，
退步原来是向前。

现实中我们也常常见到孙洙这样的“退士”。有前辈同行早早退出各类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交圈子与相关活动，至耄耋之年，依然笔耕不辍。友人以文学业已式微，小说早没人看了，劝其搁笔，其笑答：之所以我行我素，不过是惯性使然，与社会功利毫无关系。

姑不论其作品影响如何，仅是由此显示的生命活力的旺盛，就让我钦佩不已。

进与退，本身并不等于价值判断。进而碌碌无为，尸位素餐，甚至贪赃枉法，为非作歹，人格退化，人已非人，这样的“进”，其实是退；退而不失志趣，心态健康，最好淡泊宁静，不染俗尘，人格修洁，更上层楼。这样的“退”，其实是进。进与退，全在自我把握，跟别人的说长道短无关。

3月的江南已经是山花烂漫、绿色盎然的季节了，可是北方还悄然睡在冬天雪的棉被下。枯干的茅草在春天的阳光里摇曳着金色光芒，身着白色羽毛的雪鸮趁着大地还盖着雪被子，在一片白色的草原上寻找着雪地里溜出来等春天的田鼠。

每年3月底，草原上的雪一化，掩护色消失后，雪鸮就飞往更远的西伯利亚了。为了和今年的雪鸮说声再见，周末，我从北京飞往内蒙古，去额尔古纳达图牧场，再看一眼雪鸮。

3月的哈达图牧场没有春花，雪花被风扬起还是那么白得刺眼，草原的雪遮盖了一切，甚至看不出沟壑与深坑，因为风吹平了大雪，把草原变成了一望无际的雪原。向张武过去是个猎人，一次打猎后，他看到同行狩猎的伙伴剖开豹子的肚子，发现里面竟然还有快出生的小豹子，他震颤的心从此埋下了一个决定：丢掉猎枪。

在春天的雪花里告别雪鸮

保冬妮

草原和林海雪原少了一个猎人，多了一个守护人。他成为野生动物向导，带着喜欢野生动物的欣赏大自然的生灵。张老师开车带着我，他知道雪地里哪里是沟，哪里有坡；哪里是雪鸮雌鸟喜欢的领地，哪里是雪鸮雄鸟觅食的场所，猎人的眼睛里可以搜寻到掩蔽物下的目标。在哈达图牧场，我们等待着雪鸮的降临。

虽然额尔古纳还没有脱掉冬天的外衣，但是动物们已经知道春天来临了，沙狐们奔跑跳跃在雪地里。1月的时候我来这里，一天只见到一只野外觅食的沙狐；而3月一天看到了18只。沙狐金黄色的皮毛在洁白的雪地上十分亮眼，猛禽们追逐而来。突然，一只小沙狐像闪电从我们车前一闪而过，“沙狐为什么这么跑？”我的话音未落，只见它上方2米左右飞来一只展翅足有两米的大鸢，大鸢死追沙狐，它的利爪把小沙狐打了一个滚儿，但

记黄宗英同志
黄宗英同志去世了。想起几十年前，我参加孩子的夏令营，常和她在一起，她给孩子们朗诵和讲故事，逗得孩子真开心。

她第一次在上海登台演出，是在话剧《春》里。后来演《甜姐儿》出了名。《甜姐儿》是法国剧本，原名《巧克力姑娘》。在金都戏院上演，红极了。

黄宗英同志后来从事创作，写出很有分量的文章，成了大作家。我几次和她一起去外地开会，是上海作协组织的。我叫她“甜姐儿”，肖岱兄说不要这样叫，她要不开心的，她是位大作家了。

真可惜她长期住在华东医院，不能参加活动。

我从小怕剃头

我从小怕理发剃头，坐在那里动也不能动，听从理发师傅轧头发，剪头发，

杂忆

任溶溶

修面，洗头。后来换上女理发师，就更不习惯，但也没办法，每月总得去一次理发店。

如今真好，不用进理发店，头发长了儿子给我剪，脸也不用修了。真是一次解放。

老了有这一好处。

唱机

我小时候没有电视机，连收音机也没有。我大妈让我父亲戒掉雪茄烟，买了个唱机，它成了我童年的快乐。

小时候的唱片，印象深的有吕小成的《昭君怨》，还有白驹荣的《泣荆花》。我父亲还买回些唱片，也不知是什么戏。回想起来，不似是京戏，其中一张叫《金桥问卜》。

“文革”时抄家，说唱片皆四旧，要毁掉，我一张张唱片砸烂，只有李多奎的《钓金龟》和杨宝森的《空城计》舍不得毁去，还保留至今。



是小沙狐闪转腾挪勇敢反抗，大鸢见这小家伙不是好惹的，最后只好放弃了眼看到手猎物。不是所有的沙狐都那么幸运，远处的草原雕就杀死了一只沙狐。草原就是这样靠大自然的规律优胜劣汰，保持着草原旺盛的生命力。

春天的风刮起来了，浮雪扬在空中，被阳光照射得如同洒下千万的银粉，猎隼毫不在意我们的车接近它，它正在享受着早春的温暖；远处的红牛可能扑到了一只雪中的田鼠，它蹲在雪地上正昂首望着我们。身材没有鸢那么大的雪鸮出现了，它躲藏的几乎让人发现不了。雪鸮雌性天性多疑，它们洁白的羽毛更多斑点，这既便于隐藏，也有利于育雏时不被天敌发现。它们身材也比雄性的雪鸮大，能够给

雏鸟保温续航。当雌性雪鸮发现我们在观察它时，它瞬间消失在白茫茫的原野上。

雪鸮的足迹遍布冻土和苔原地带、北极圈及环北极冻土带，我们国家仅在与俄罗斯接壤的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出现，作为冬候鸟，它们在中国停留的时间仅限于11月到来年的3月。雪鸮是

鸮科中的猛禽，也是大型猫头鹰中天生的白富帅，它们美丽的羽色布满暗色的横斑，没有耳簇的圆脸盘上金色的虹膜在雪原尤显高冷出众，它们数量稀少，是中国二级保护动物，也是国际上的易危鸟类。

在哈达图牧场的夕阳下，雪鸮开始频繁出现，这些苔原和北部草原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掠食类猫头鹰，为草原灭鼠起着生



谷雨

（中国画）马丽华

品鉴“风卷葵”壶

钱江涵

具备怎样的坚毅心性和刻苦坚持！杨凤年和她亲手制作的“风卷葵”壶一般，伸曲自如，柔中带刚。

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收藏家、实业家华荫棠先生收藏到了一把杨氏珍品“风卷葵”。这把壶用珍贵的天青泥制作，烧成之后黯肝色中闪现精光，有天青之美。此壶的锦葵图案饱满整，规色泽沉着大方，把梢下铃篆书阳文“杨氏”小圆印。在动乱年代，这把“风卷葵”壶曾几经风波，前有日本人妄图夺宝，后有国民党高官动念垂涎，华荫棠先生百般周旋方才躲过一劫。“文革”期间，华先生家中的许多古玩、文物被毁，此壶因放在杂物之中才幸免于难。1982年，华荫棠先生慨然将这把“风卷葵”壶和另一把杨氏“竹段”壶捐赠给宜兴陶瓷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在紫砂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风卷葵”壶如同美丽的锦葵花在历史飓风中摇摆，始终坚韧地绽放着美丽。壶如其人，我们今天重赏“风卷葵”壶，不能被壶的传奇和壶人的精神深深感动！

杨凤年凭借女子纤敏的感知力应和了锦葵的花语，巧手施为，苦心创作出了名动天下的“风卷葵”壶，她不仅成为清代紫砂名家，更为紫砂史册增添了旖旎鲜活的一笔。可以想见，以女性的身份在清代的紫砂艺林扬名，需要

一个幸福的家庭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想，《诗经》中的《女曰鸡鸣》一诗就通过一部极简的家庭情景剧，从平凡生活的细微中为千年后的我们道出了幸福家庭的内涵。

《女曰鸡鸣》是一对方妻间对话的剧本。诗歌首章“女曰鸡鸣，士曰昧旦”描写了一对方妻间的亲密对话。妻子督促丈夫赶紧起床，因为此时公鸡已打鸣。而这位丈夫似乎还睡意朦胧，赖床不起，回答妻子道：“天还未完全明亮。”至此，一场温馨的家庭情景剧拉开序幕。诗歌接下来都是自然而然地你一言我一语的夫妻对话。“子兴视夜，明星有烂”一句极其动人。妻子催促丈夫起床，让他看看已经明亮的天空中熠熠闪烁的启明星，以此证明天色真的将亮。星空或许是世界上最迷人的事物之一，而古人夫妻爱人间在清晨呼唤彼此起床的对话竟然是让对方起床和自己一同看星星，可谓浪漫至极，妙不可言。

试想，在清晨睡意朦胧之际，听到妻子在耳边如此浪漫的呼唤，或许再想赖床的丈夫也会睁开眼睛去看一下东方的天空吧。此时丈夫望着微亮的天际，不仅启明星在东方明亮闪烁，他还看到了自由的飞鸟掠过天

际，所以诗歌接下来就是丈夫充满爱意的回应：“将翱将翔，弋凫与雁。”丈夫对妻子说：“天将快亮，我待会就出门捕猎，给你带来野鸭、大雁回来。”这一幕不仅表现了这对夫妻间的浓浓爱意，也表现了他们生活的勤劳，这正是幸福家庭最重要的内涵。夫妻共同勤

幸福家庭的内涵

吉杰

奋努力才能创造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勤劳是幸福的源泉。

诗歌次章的对话更进一步。“弋言加之，与子宜之”。这是妻子在对丈夫说：“待会你外出打猎若有收获，回来我为你做成美味佳肴，一起吃饭，就这样简简单单地与你一同厮守到老。”妻子于一顿夫妻间普通的餐饭道出了她心中关于爱情最美好的期望，一下子就触动了读者的心。夫妻二人勤劳地经营着甜蜜的小家，每一顿饭菜都显得如此平凡温馨又充满着爱意，就像一场关于爱情的小小仪式，是他们之间真挚爱情的最美见证。紧接着妻子又说：“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古

人常用“琴瑟和鸣”类比夫妻关系的和顺美好。妻子的这段话道出了幸福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内涵。那就是，这对夫妻，虽然过着平凡的小日子，却既在物质上丰衣足食，又在精神上有着琴瑟礼乐相伴，同心相好，这样的生活必然是最幸福甜美至极。

诗歌末章，丈夫对妻子的爱意又做了温情的回应：“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他为了报答妻子为自己做的可口饭菜和关心爱护，要将随身的佩玉赠与对方作为回报。丈夫在此身力行地告诉读者该如何保持幸福的家庭生活，那就是要始终保有一颗感恩之心。幸福家庭来之不易，是彼此共同努力付出的结果。夫妻在享受幸福的同时也应懂得感恩回报对方的辛勤付出，时常用一些贴心的小礼物来装点生活，这样才能让幸福具有延续下去的持久生命力。

十日谈

《诗经》里的爱情

责编：徐婉青

当思念一个人时，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内心浓浓思绪呢？

